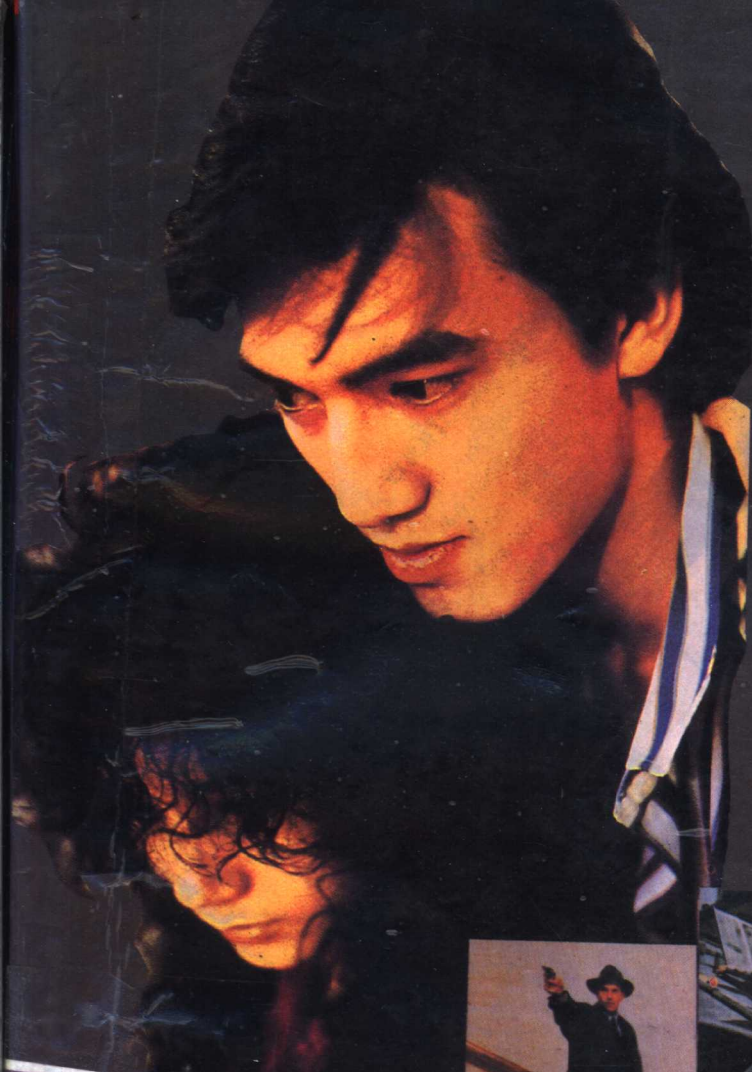


血腥謀略



●【日】海渡英祐 著

●毛旭红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118538

1313.456
3343

血腥謀略

〔日〕海渡英祐 著
毛旭红 译



京电力大 00064998

血腥谋略/(日)海渡英祐著 毛旭红 译

责任编辑：孙金荣 许金林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七二一四工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6.75

插 页：2

字 数：140,000

版 次：198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24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50-0/I·142

定 价：2.4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日本宪兵大尉殿村的遭际为导线，展现了三十年代旧中国腥风血海的间谍世界：废墟荒城神秘匪，汉奸姘妇惨死谜，“浪荡子”出卖亲姑父，“韩特工”枪击大富翁，红色女谍别墅美人计，日军军官嗜杀手下兵，日本浪人开“道场”组建武装，苏俄间谍红灯区神出鬼没，殡仪馆枪声频仍，犹太女手刃情人……谍踪迷离，阴谋叵测，环环相套，步步险恶；格斗惊心，生死一发；情爱缱绻，柔肠寸断！

作者渡边英祐是日本著名作家，擅长把凶杀、艳情、推理融于一炉，塑造侠谍、奇女、大恶魔等个性鲜明的形象。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匪帮	1
第二章	双面间谍	41
第三章	旧情人的弟弟	78
第四章	大陆浪人?	118
第五章	前额正中的弹孔	150
第六章	欧辽尔与索菲娅	182

第一章 神秘匪帮

一

“亚细亚”号是满铁向全世界夸耀的超特快列车。它在迎来了果实成熟之秋的满洲辽阔的原野上，不断地向北奔驰。帕西娜型的机车具有直径两米的大驱动轮，流线型的车体和大前照灯是它的特征。真好象疾驰着的独眼巨人。在阳光的照射下，暗绿色的客车闪烁着新艳的光辉。

九点从大连车站始发，中途只在大石桥站停车，很快就要在十三点四十七分到达奉天（沈阳）。然后列车在四平停车，十七点三十分就到达终点站新京——新生满洲的首都

（长春）。七百多公里的路程，八个半小时就跑完了，在当时是划时代的速度。

伊关和雄坐在二等车的座席上，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很新鲜，觉得一切都是巨大的。乘惯了日本内地列车的身体，坐在宽轨的“亚细亚”号的车厢里，感觉非常舒适。他只是吃惊地看着车窗外展现的风景。无论列车跑多长时间，一路上都是漫无边际辽阔的原野，连个山影也看不见。

伊关的职业是新闻记者。对于大陆的情况，他比一般人了解得多。尤其是他曾多次听到过太阳沉入西方地平线的同时月亮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类关于满洲黄昏时刻壮观景致的传说。

然而，当亲身来到这个地方时，他就觉得素日所知道的那些好象一下子全没了，太不够用了。他只是被那种“巨大”所压倒，如果夸大点说，有一种好象迷失在巨人国漫画里的感受。

——嗯！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伊关在心里嘟囔了这么一句。这话是指四年前——以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秋天的柳条沟事件为开端，关东军强行发动军事行动，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建立了满洲国那件事。

从日俄战争开始，满洲就被认为是日本的生命线，而且还有日本士兵曾在这块土地上流过很多血那种特殊的感情。也许岛国日本当然要这样想：与其只是眼巴巴地望着这片辽阔的土地，不如把它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尤其是对于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们来讲，满洲就好象是眼前摆着的极好的美餐，令人难以抑制住食欲。正因为伊关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学

习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军人的气质是相当了解的。

伊关对于建立满洲的来龙去脉一直持坚决反对态度。也许因为他作为新闻界人物比普通国民的知识面广，起码他不单纯地高兴，感到了情况的复杂性。

伊关完全清楚所谓的国民感情。然而，由于受驻满洲部队单独行动的影响，甚至使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他一看到中央政府不够谨慎的态度就非常担心，感到今后会发生不可预卜的情况。虽然他对于所有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是能看得出，满洲事变时，是军队采取了蛮干的手段，并且其征服欲望是无止境的。现在，他们认为满洲已被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其贪婪的目光又转向华北。

——可是，尽管如此……

伊关望着车窗外广阔的原野，不由得一声叹息。他对自己刚踏上满洲的土地就开始动摇坚持至今的批评论而感到异常烦躁。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大陆由于军阀割据，继续着不可收拾的混乱状态。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四月，由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心里害怕共产党的发展，便与上海大资产阶级合作，连成一气地发动了反共政变。蒋介石在广州的心腹也与之相呼应，建立了反共的南京政府。当蒋介石站稳了脚根之后，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夙愿，进行了北伐。第二年，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攻陷北京，暂且完成了北伐。

这个时候，奉天军阀张作霖没有放弃称霸中原的美梦，想要死守京津地区。日本内阁田中义一却怕战争波及到满洲，拼命地说服张作霖。张也终于作了让步，乘专列离开了

北京。然而，就在张作霖的专列在六月四日返回奉天途中，眼看就要到达沈阳车站时被炸，不久张作霖就死了。

日本对满洲大陆的策划和驻满日军抢先单独地干坏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据说谋划炸死张作霖的是关东军大佐参谋河本大作。其目的是：掌握实力的张作霖之死，会使满洲陷入混乱状态。关东军将乘此时机以维持治安为借口控制南满洲，田中义一内阁对此谋划全然不知。开始他完全相信了关东军所发表的炸专列是国民党特务干的谎言。

从结果看，不仅河本等人的目的完全落空，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在北京的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快速返回奉天，继承了帅位。不但没有发生混乱，而且使他识破了关东军导演的这场戏。

加之，这位不满三十岁的新满洲统治者接受了当时民族主义的洗礼，下决心与他父亲的敌人国民党携手。即使日本方面拼命劝说，也枉费心机。这年年末，张学良将其管辖之下的东北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统一于南京政府，挂起了青天白日旗。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来临，排日运动越来越激烈。万宝山事件是对于也是日本国民的朝鲜族农民的不断迫害。同时发生了在兴安岭旅行中的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被张学良管辖下的部队逮捕并杀害的事件。这一切都进一步增加了日中关系的紧张程度。恰在那时，九月十八日夜里，发生了柳条沟附近的满铁线路被炸事件，这就是所谓满洲事件的起源。

事件现场在奉天北郊，离张学良精锐部队的兵营——“北大营”很近。与此同时，在满铁沿线担当警备任务的日

本军，立即行动，攻击北大营及奉天城。战争进一步向长春、抚顺等沿线各地波及。

关东军认为：这次爆炸是张学良的军队干的，他们的行动是在进行正当防卫。然而，这纯属谎言，是预谋的第二号计划。柳条沟事件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等策划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悄悄地对此给予支持，并由今井新太郎大尉等执行。

当策划这个事件的风声传到东京时，为了慎重起见，军部曾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到现场。然而，事变竟被安排在建川到达奉天的那天夜里。因此，这又是关东军司令部抢先单独行动，迫使军部不得不承认既成的事实。日本控制着满洲。并且，为了便于事后处理，拍出清朝的废帝宣统皇帝溥仪，建立了满洲国。

土肥原为了从天津日本租界地把不想出头露面的溥仪拉出来，施展了一切手段。终于在第二年，昭和七年的三月一日，公开发表了满洲国建国宣言。溥仪在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就任执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打着建立“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国家的旗号，成立了傀儡政权。不用说，这个新国家的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伊关并不知道那段历史的全部经过。他是从军队的动向中嗅到了火药味，并根据各种情报进行了那样的推测。他来满洲是受报社派遣的。

伊关又叹了口气，扫了一眼手表。还剩不足十分钟就到达奉天。

他眼前突然浮现出在那儿能够见到的老朋友的面孔。殿

村义彦是他从陆军幼年学校开始，直到陆军士官学校期间的同班同学。好久没见面了。可是，那小子变成什么样了呢？……现在已经成为硬棒棒的军人了吧？尽管如此，殿村这个家伙，究竟为什么要当宪兵呢？……

说到“宪兵”这个词，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伴随着令人不快的莫名其妙的恐怖时代。就连伊关也感到宪兵与普通人有微妙的差异。他曾无意中听到过，满洲事件的爆发，是由于奉天宪兵中队在暗中活动之类的传说。伊关想：殿村就是置身于那样的世界里。一想到此，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好象对他有点不信任。

伊关从陆军士官学校中途退学的最大理由据说是损害健康。然而，也许是因为他发觉自己当军人不适宜。并且，那个时候他就认为殿村和自己是同一类型的人。正因为两个人基于那种默契，所以特别亲密。

“这个殿村，当宪兵……不，也许正因为他是不适宜当军人那种类型的人，所以才立志当宪兵的。”伊关那样考虑着，开始做下车的准备。

二

伊关在奉天车站下车时，目光注视着月台上一位向这边走来的陆军军官。他马上就认出来了，那就是殿村。

“喂！……”

“你很精神啊！”

两个人紧紧地握住了手，互相进行了简短的问候。同学好友，伙伴之间，互相都不需要更郑重的问候。

伊关想：这个家伙没怎么变哪。殿村佩戴着大尉肩章，他那黝黑的脸上现出了笑容。确实给人一种比以前更加精悍的感觉，还具备一种与骨干军官很相称的威严。然而，却能觉出一个从淘气包出息起来的人，仍有淘气包的老样子。那就是他那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的眼睛。

伊关最初对殿村感兴趣，也许就是因为他眼睛的缘故。并非是眼睛的颜色与别人不同，也不是他的眼睛特别大。在别人看来，也许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不知怎地，伊关总觉得那眼神儿好象很悲哀。

那双眼睛，在陆军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时期，就确实与众不同。有时，他那双眼睛能让人看到一种含有虚无感的目光。总之，不能说作为军人是合适的。似乎觉得有这种眼神儿的人，发展成为文学家或者宗教家也许更合适。伊关也曾想过：这小子在战场上真地能杀人吗？

也许是由于联想到“宪兵”这个词的原因吧？总觉得这位老朋友的眼睛如今会变得象能螫人似地冷冰冰的了……现在，伊关感到殿村的眼睛仍和以前一样，有些放心了。

“特意来接我的吧？”

虽然伊关通知了预定到达时间，但是，考虑到对方公务在身，没做对方到车站来接的打算。

“不，有点别事顺便来的……现在也没有充裕的说话时间，今天晚上我抽空等着你，你也设法安排时间来呀。好久没见面啦，这回咱们尽情地唱唱、谈谈吧。”

殿村接着说：

“我打算马上到分局去看看，如果不去看看，将来分配我干什么，一点儿也不清楚。你说呢？……”

伊关既怀念说“你”的字样，也多少有些不顺口。因为尔汝相称的陆士时代已经是遥远的往昔啦。曾用军人口气说话的他，转到地方工作以来，已经流逝了相当多的岁月。

“错过今天晚上就不方便了吗？”

殿村慢慢地点了点头。

“如果到明天，也许我就离开奉天啦。”

并没有说到哪儿去。也许是所谓的军事机密吧？伊关觉得殿村那好象很悲哀的眼神儿更加深奥了。

“那么设法安排吧！几点？在哪儿见面？”

“你住哪家旅馆？我去接你。因为你对这里的地理情况不熟悉。”

不知为什么，殿村的话里好象包含着使人非常眷恋的余音。定下了约会时间，在他要走开的时候，或许是由于某种原因吧，伊关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

“你……还是单身吗？”

“是啊！”

“为什么不结婚呢？”

殿村微微地露出一丝苦笑，对此没做任何回答。简单地行了举手礼就走开了。

尽管是军人，当上了大尉还过独身生活，无论如何这种人不太多。大概殿村在年轻的时候失恋了吧？或者精神上受过什么沉重打击。但是，关于这方面他闭口不谈。伊关想象着：职业军人，结婚必须得到批准。不会是因为对方那位姑娘不适宜做军人的妻子吧？或者还是因为他从事相当危险的

工作而不愿意有妻子呢？……

伊关眼前浮现出朋友那悲哀的眼神儿。

那天傍晚，伊关和殿村漫步在奉天城内繁华的四平大街上。伊关对围上一圈阳台的百货商店“吉顺丝房”等装饰得杂乱无章的中国式建筑觉得新鲜。对在大街上来往的马车和把自行车接上坐位制成的称之为“洋车”的人力车那样的交通工具也感到稀奇。

殿村换上了便衣，现在的他完全和老百姓一样。因为宪兵因其任务的性质，有时必须隐瞒身份及行动。所以，头发也留得和普通人一样长。伊关认为殿村扮演老百姓比穿军装更合适些。

“回想起来，在我们陆士三十四期里改行的很多呀！至于宫殿下又当别论。可是，你也成为新闻记者啦，还有象三好啦……”

殿村喜欢用感慨的口气说话。这里所说的宫殿下，是指作为平民贵族很受欢迎的秩父宫殿下。三好是指三好达治。他在陆士中途退学，从三高进入东大专攻法文。众所周知，他已作为一名诗人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迈进。

“是啊！……我暂且不说，三好似乎已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我已读了那小子的处女诗集《测量船》。可惜我不太有文学方面的才能，不十分理解。然而，据我们文艺部的记者说，那是新颖的抒情诗。语言精炼，而且十分感人。”

“那本诗集我也读了，还很欣赏《雪》那首短诗。”

殿村断断续续地说着，并且小声背诵起在三好达治的作品中最大众化的诗。

“让大郎睡吧，大郎屋顶上的雪越下越厚。让二郎睡吧，二郎屋顶上的雪越下越厚。”

“我不太明白，三好出于什么动机写的这首诗？也许因为那小子是关西人，想象着那里的雪了吧？……可是，也使我想起了故乡，东北地区偏僻乡村的冬天。在越下越厚的雪中，是万籁俱寂、鸦雀无声的世界……既凄凉、又难过……”

殿村出身于贫穷农民家庭。虽然在陆军幼年学校里，象伊关那样的军人子弟很多；但是，没有钱上中学，把公费学校作为目标的人也不少。当时，如果穷人的孩子想升学，只能进师范学校或陆军幼年学校。所以说，作为军人适合与否就成为次要问题了。

“三好和我也许是变种，你作为军人也在变哪！”

“也许是那样……”。

殿村沉默了一会儿，但立刻又开口：

“如果那么说，西田也是一个变种。听到那小子的消息了吗？”

“还那样。好象仍然作为革新派青年军官们的领袖而努力奋斗。但是……”

简略地说来，在昭和初期，为了纠正政治腐败，拯救因情况不景气陷入极端贫穷的民众，企图想通过政变推翻政府改造国家的就是以西田税为中心的陆士三十四期的学生组织。西田接触到了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并对此产生了共鸣。由于他进行革新运动而被上级监视。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不久就被编入预备役。

昭和十一年——这件事的第二年，据说西田由于受“二

“二六”事件的牵连而暴尸刑场。殿村和伊关也无以得知他竟是那样的命运。不过，不久以前，同样是革新派的相泽三郎中佐，于八月十二日在陆军省内把统治派的永田铁的军务局长斩了。因此，总觉着对西田他们的行动有些不放心。

“总觉得我们这代人好象是叛逆的一代呀！”

伊关嘟嘟囔囔地说。

陆士三十四期的学生，从大正九年开始运用大正民主主义的华丽词藻。由于当时讴歌社会和平，把军人当作眼中钉，而使军人觉得抬不起头来，甚至留下了陆军省内的高级军官穿西服上下班的传说。

伊关想，那样的时代潮流不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们留下印象了吗？他自己出身于军人家庭，不管是否心甘情愿，硬被送进了陆军幼年学校。然而，他非常讨厌当军人。相反，西田他们那样的人却认为：能够改造社会的，只有象他们那样的年青军官。

“嗯……”

殿村慢慢地点着头，用自言自语的声调补充着。

“我所以愿意当宪兵，也许是因为我希望得到自由……”

一般人对这种说法会感到奇怪。然而，对于十分了解军队的伊关来说，却觉得他是理解的。

三

第二天殿村就离开了奉天宪兵队，到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跟前报到去了。他被分配到特务机关担任副职，这决不是一项较好的工作。

在柳条沟事件中，由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担当捏造假犯人的工作，协助完成了那个谋划。但是，当他的上级关东军宪兵队长二宫健市少将问到此情况时，他坦白了全部事实。二宫以前就很讨厌板垣和石原他们以下克上的作风，因此非常反对那种谋划。而把事情经过向来调查的白川义则大将和东京宪兵司令部作了报告。

这种事使板垣和石原等关东军的那伙参谋们感到很 不快。认为二宫不知趣多管闲事，完全暴暴了他作为特务的宪兵本性。在围绕占领政策进行讨论时，板垣大佐非常冷淡地拒绝了二宫少将的意见。据说二宫对这种无礼的态度很生气，竟有手握军刀逼近板垣的场面。

正因为有这样的内幕，所以，不知为什么总使人觉得特务机关付之类的宪兵军官非常坏，好象是眼中钉。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宪兵分队长，在他的手下只有准尉、士官以及上等兵。仅自己是唯一无二的军官，当然要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啦。然而，就是这一点，在特务机关与在宪兵队也是完全不同的。

殿村面对着土肥原的房间，回想起昨天晚上和伊关的谈